



金鸟银鸟唱山歌

叶多多

手机收藏了李娜俱当选为党的二十大代表这一新闻，真心为这个曾经采访过的拉祜族女子骄傲，一个人能够两次当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代表中都属凤毛麟角。正好到澜沧有个采访，便决定顺道去老达保看望李娜俱，向她表达祝贺的美好。

上午的云雾还笼罩在老达保的山林间，我们已经到达寨子。水汽浓郁的云层边缘，天空明亮如镜。隔着芭蕉树和山坡的住房，远远就听到了广场传来的音乐声，是熟悉的《真心爱你》。歌声清脆热烈，穿透晨雾，回荡在山林间。一眼瞥去，停车场已经有好几辆大巴车，小汽车也陆续到达，游客纷纷往歌声处赶去。难怪这么早表演就开始。

看看手表，此刻的李娜俱应该在村里的小学校，于是想下去到表演现场的冲动，直奔小学校。此刻，第一次采访李娜俱的场景历历在目——自来熟的李娜俱听说我要采访她，立刻大大方方讲述起她的故事。于是我知道了这位普洱市澜沧老达保快乐拉祜演艺公司的美女副董事长，少年时代的家乡被贫困顽强地占据着，延绵的山，不时会有几个正在干活或走路的山里人，一两个，三四个，像土地里突然滚出了几颗质地密实的洋芋。人们无一例外总是一门心思地盯着脚下的土地，身体本能地模仿着蛇、蜥蜴、穿山甲之类的爬行动物，勾着头移动，以减少体能的消耗。很多人是赤脚的，缺少鞋子或是舍不得穿鞋子。深山里的，江岸边，那些蚯蚓一样的小路，全是这些被太阳晒黑了的脚板踩出来的。

这样的山路让人哑口无言。山路的历史太漫长了，往前翻一百年是这样个样子，翻一千年还是这个样子，今后会是什么样子呢？山太大，大到让人绝望。走进寨子，木板搭建的干栏式房屋，底层是牲畜们的社会，上层是人们的家园，不可避免，牛屎马粪的味道总是济济一堂。青瓦片上搭块土砖支靠着松明，便

是大多数家庭的光源，如同这里所有的山寨一样，李娜俱家里一年四季也是黑乎乎的人，总是处于黯淡之中。

达保，原本是一位拉祜族部落首领的名字，在战乱迁徙的年代，这位强悍的首领带领族人穿越万水千山，来到了澜沧江中游的原始森林开荒种地，逐渐筑起了寨子定居下来，后人为了纪念先祖，便将这里正式命名为“老达保”。

伴随着父亲李石开的芦笙舞和吉他声，李娜俱慢慢出落成一个个亭亭玉立的姑娘。贫困并没有让李娜俱失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父母一样，李娜俱天生就喜欢唱歌跳舞并展现出极高的音乐天赋，风声、雨声、虫鸣鸟叫、花开花落甚至是劳动的喘息声，都能李娜俱的脑海里引起共鸣进而飘荡出奇妙的音乐。她说：“只要唱起歌，眼里就有希望，对于我们拉祜族来说，没有歌声就像吃饭没有盐巴，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音乐中，我们才能看清自己，看清过去，看清现在，看清未来。”朴实自然的环境给了李娜俱最纯净的音乐启蒙。野花，星光，流萤，甚至是一只茶碗，一只木臼，一架纺车，以旋律的方式，永远留在了她心底。16岁那年，没有受过一天专业音乐训练的李娜俱，创作出了后来传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快乐拉祜》，此后便一发不可收，相继创作出了《实在舍不得》《真心爱你》《新年快乐》《相聚在今天》《善良的心》《做一个好人》等40多首脍炙人口的拉祜族歌曲。音乐让她抵达了一个更广阔的地方。

回忆中，已经到达小学校。校园可以跟省城小学的校园媲美。绿色的操场上视野开阔，按照固定的间隙镶嵌着粉红色体操位方块。旗杆的后面，是一幢

3层教学楼，白墙褚瓦，楼顶正中的三角形顶部，赫然是葫芦的图腾。图腾的左边，“启智楼”3个金色大字异常醒目。附近拉祜族、傣族、爱伾人、汉族的孩子都在这里学习。每天的第三节课，是属于李娜俱的民族音乐舞蹈课。

侧耳细听，教学楼果然有《拉祜山乡美》的吉他声音，还夹杂着李娜俱时断时续的歌声。

走到音乐教室，李娜俱正忘情地教授着孩子们唱歌。拉祜孩子走路就会唱歌，看来李娜俱想得再远，不仅要孩子们会唱歌，还要唱得好，唱出水平。想来这个感悟，跟李娜俱的成长经历有关，从小没有受过专业音乐教育的她，最懂得教育与传授的重要性。从她的神情看，她似乎渴望将眼前的孩子们全部培养成未来的“李娜俱”。

这让我再次回想起前次采访李娜俱那些事。在贫困中自强，在曲折中传承，舞台构筑希望，歌声点亮梦想，在时间铺就的道路上，坚毅与执著再一次为李娜俱赢得了荣誉：2008年，李娜俱荣获普洱市“十大杰出青年”。颁奖大会上，李娜俱激动和紧张得只说了一句话：“真的很感谢！我要继续努力，把我们民族的传统传承下去。”李娜俱说到做到，2013年9月，热烈的鞭炮声中，普洱市第一家由共产党员带头创建的演艺有限公司“老达保快乐拉祜艺术团”成立了。这一天，篝火照亮了山寨的夜空，脚步与黄灰浑然一体，所有老达保人都来到了新建的广场载歌载舞，通宵狂欢。这一刻，几经悲喜沉浮，面朝红土背朝天的他们，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另外一条摆脱贫困的路。

2016年，李娜俱荣获首批全国脱

贫攻坚奋进奖，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者和全国扶贫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示热烈的祝贺。那难忘的时刻，那感人至深的场景让李娜俱心潮起伏，眼窝一热，激动的泪水流了下来。

从北京回来，李娜俱开始在自己家的山地上带头示范种植甘蔗、茶叶新品种，她说：“种子在不同的土壤里收成绝对不会一样，也就是说，走单一的发展之路是不足取的，群众不愿做的，我带头做，群众想不通的，我做宣传，群众有疑问的，我做解答。”老达保每户都有十多亩茶园，是村民增收的主要经济作物，但粗放的种植管理和茶叶制作技术，一直制约着茶叶品质，也是卖不出好价钱的主要原因。李娜俱带头走出去去学习先进的制茶工艺，学成后又手把手地教寨子里的乡亲，在她的带领下，老达保村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变化慢慢开始显现。大家开始意识到，世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自己却还停留在千年以前的样子，落后是必然的。

从此，李娜俱彻底领悟了她的使命，带领老达保奋发——2020年老达保村被列入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2021年老达保党支部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2022年春节，李娜俱率领艺术团把拉祜族舞蹈《摆出一个春天》摆到了虎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纯真的笑脸，灵动的舞姿，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22年4月22日，占地70多亩，种植有14类500多个品种的蔬菜，水果由政府支持建设的农业观光旅游项目老达保园艺作物博览园开园，带动了22户、100余名群众务工，每人每

云南省作家协会
省文联文艺理论室
云南日报文体科教中心
投稿邮箱：874730505@qq.com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主题征文

也是超前的预想的注定来临的忧愁

我到这里，完全出于偶然
有什么是必然？偶然是花开
必然是花落。满天的星辰
仿佛没有随着年月的叠加而增添年轮
它们依旧闪亮，依旧照耀着世人
这漂浮的时间里，我来到了人世
我徒有感性悲秋之心

梅阁巷
走在破旧的街道，看见鲜活的事物
我这样走着，也这样活着
在锈迹斑斑的梅阁巷，或者对所见的一切
记忆犹新。或者擦肩之后，永远遗忘

鱼丁寨
鱼丁寨的山峦起伏，主峰不是特别高
阴阳两面的山坡上。杂草在初春时
依旧金黄。在整齐的、有序的同隔中
生长着深绿色的树木。它们在倾斜的坡上攀爬
从远处看去，它们像极了
一颗一颗长在皮肤上的疙瘩，也像
长在肉里的痛，但它们，充满了善意
鱼丁寨的人们，从一个人字形的岔路口
进进出出。世世代代，他们有时活在树阴下
有时开荒种粮，以此生儿育女

旅途（组诗）
张伟锋
鱼丁寨
鱼丁寨的山峦起伏，主峰不是特别高
阴阳两面的山坡上。杂草在初春时
依旧金黄。在整齐的、有序的同隔中
生长着深绿色的树木。它们在倾斜的坡上攀爬
从远处看去，它们像极了
一颗一颗长在皮肤上的疙瘩，也像
长在肉里的痛，但它们，充满了善意
鱼丁寨的人们，从一个人字形的岔路口
进进出出。世世代代，他们有时活在树阴下
有时开荒种粮，以此生儿育女

故乡是果园

李联斌

最近单位安排到老家八布开展乡村文化振兴蹲点调研，心里一直嘀咕，离开40余年了，不知家乡变成啥模样了？

驱车从省城昆明出发，经文山州府、过麻栗坡县城、再穿越小金厂乡，时至晌午，抵达八布。举目四望，一山山的香蕉、一坡坡的柑橘、一片片的芒果、一湾湾的甘蔗，还有从泰国引种的菠萝、从厄瓜多尔引种的燕窝果等等，在阳光的照耀下绚丽多彩，眼前就像一幅巨大无边的水彩画，空气中似乎飘散着水果香味。

作为土生土长的八布人，我对家乡的面貌特征和风土人情印象极深，对家乡的眷恋早已注入灵魂。这个地方，天高地远，是出了名的穷边僻壤。印象中的故乡有这么一些特点：一是紧靠国境，中越国境线27.2公里，有3个村、16个小组直接与越南河江省接壤的4个村接壤。二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处麻栗坡县东部，总面积173.06公里，辖8村133个小组，总人口2.14万人，居住着汉、壮、苗、瑶、蒙古等民族，其中少数民族占73.36%。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气候独特。境内海拔最低480米、最高1591米，年降雨量1313毫米，年均气温21摄氏度、最高40摄氏度，无霜期350天，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和水土，适宜生长热带亚热带水果。

记得在计划经济时代，当地主要种植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群众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零星种植少量芭蕉、菠萝、荔枝、黄果、橘子、苹果、李子等水果。在山林中、菁沟里，野生水果也不少，比如牛奶果、扣子果、无花果、侯郎果、鸡嗝子果、辣子果、多依果，还有野桑葚、野橄榄、毛荔枝（学名红毛丹）、野葡萄、西番莲等，在小路边、山坡上还自然生长着黄莲、红莲、乌莲、炸腰莲等。

一年四季，在不同季节，只要你走到山野，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收获。

当地群众种植的蕉类还不少，仅我记得就有芭蕉、香蕉和小米蕉等种类，芭蕉中又有厚皮蕉、牛角蕉和薄皮蕉等。群众吃芭蕉的方法也有好多种，或让芭蕉在树上自然熟再吃，或一坨砍下背回家里捂熟了吃，或就在芭蕉树旁挖个土洞，拿些干蕉叶放进去，把芭蕉放在里面捂熟，上山做农活时翻出来吃。当地壮族吃蕉的方法更多，比如把熟透了的芭蕉用猪油煎香了再吃，或包成荔枝包。

我觉得最有特色的吃法是做成荔枝包。荔枝包其名源于荔枝包。荔枝包是用麻织成土布，再用纯蓝染成黑色或蓝色，先剪出一条大约一米长、60公分宽的布块，再剪两片相对较短的布片，置于长条布两头，用针线将三面缝牢，中间留出大约一尺的距离和口子，这样就做成一个荔枝包。加工好的荔枝包形状就像荔枝包。而包荔枝包所用的就是芭蕉叶，配料也有芭蕉的成分。制作时，先将糯米面与搅碎的芭蕉拌匀，把一定数量的米面摊在长方形的芭蕉叶两面头，搓平、捏紧，包好，放入锅中煮熟，即可食用。其口感糯滑又香甜。壮族同胞外出逛街、走亲访友，肩上都挎着荔枝包，包内装着荔枝包，饿了自己食用，或送亲朋好友，或在街上售卖。只可惜，如今，荔枝包与荔枝包在当地也很少见到了。

当时种植的菠萝，记得就两种，一种是本地菠萝，成熟周期长，个头硕大、皮厚眼深，汁多肉嫩，老远就能闻到香味，咬一口，就像咬到蜂蜜。另一种是广西菠萝，成长周期较短，个头也小，皮薄眼浅，香味不足，甜味有余。那些天，上山砍柴，或到田边地头割茅草，见到菠萝，不管是哪村哪家的，都要掰上一个两个，蹬着边割边吃，那味道，一直爽到

心里，又能解馋、止渴、饱肚子。

在去南清壮族村调研的路上，我们在一个名叫老卡的山丫口停留，听乡上的同志介绍周围水果种植情况。站在丫口上，左前方，隔着八布河对岸是一个叫双涵洞的几道山梁，右侧方向，下到谷底是南清河，到了对岸往左则是奎补沟。看着这些熟悉的山水地貌，我的思绪飞到了40多年前。

那个时候，这些地方都自然生长着近乎原始的山林。放学后，很多小伙伴都不愿在家里煮饭、做家务，更乐意到此打柴。原因很简单，虽然山高谷深、还有点神秘感和恐怖感，但运气好点，会遇到不同季节的野生水果。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到双涵洞打柴，我们进入深处密林，遇见一棵枝叶繁茂的货郎果树，抬头仰望，枝头挂满了成熟得发黄的果子。不同品种、不同毛色、不同大小的鸟儿，在树上跳来跳去、啄食果子。我们爬到树上，边摘边吃，与鸟同树，与鸟同乐。又有一次，我们到奎补沟，与一棵野生毛荔枝树相遇，枝头上一串串串红色的毛荔枝，让我们分外喜悦。饱餐过后，把毛荔枝一爪一爪地摘下来，一把一把扎好，柴也没要，只把毛荔枝扛回来，让大家分享。像这样的收获，现在想来，心里依然充满惬意。

进入南清壮族村，映入眼帘的是满村的荔枝树。这个村子和荔枝树，又把带回了少年时代。在荔枝成熟的季节，我们偶尔会与时任生产队会计的父亲来到村里，他去大队部开会，我则自个儿爬到树上，选个树杈站稳，专挑个大的荔枝摘，直接往树上吃个够，饱了口福才慢慢下得树来。在调研中，我还专门询问了荔枝树的情况。村干部说，现在全村上百年的荔枝树还有150多棵，村里搞绿美村庄建设，这些古老的荔枝树成为最好的资源。当时八布有不少村寨都种有荔枝，按照当地的叫法，把荔

枝分为长荔枝、团荔枝、花荔枝等不同的品种。每逢荔枝成熟，到了街子天，村里人会用马驮到街上摆着卖，街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买荔枝的人，光从这家尝到那家，从街头尝到街尾，就已经尝饱了肚子。

在计划经济年代，人们几乎没有商品意识，大家的日子虽过得艰难，但谁也未曾想过，把水果作为种植产业来发展，变成商品、用于交换，以此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群众零星种植点水果，其目的是自我供给，即便是拿到街子上卖，也是想换点零花钱，用于购买盐巴和煤油等日用品。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当地认真落实党的好政策，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行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因地制宜，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规划和组织引导群众标准化种植、规模化发展水果种植产业，增加了群众收入，2020年摘掉了贫困帽子。眼下，全乡仅香蕉、菠萝、柑橘、芒果等几种主打水果就种有4万多亩。“八布两条河，不是香蕉就是菠萝”的美誉，在我少儿时代就已耳熟能详。如今，这一张陈旧名片已被打造成铮亮的特色品牌，水果种植业已成为当地群众的主要收入来源、实现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调研工作结束的那天傍晚，我漫步在八布河边的大堤上，河风拂面，情随事迁，晚霞映照的远山，近看色彩斑斓的果林，让我不禁回想当年的八布、打量着如今的变化。

那时的八布，一个全劳力参加集体生产一年下来，分不到100元的红利，现在全乡人均纯收入达到了1.07万元，水果种得好的农户，一年收入超过五六十万元，一般的也有四五万元；过去家家户户住的是土坯茅草房，而今都住上了钢筋混凝土的别墅式房屋；过去耕田

月可增收一两千元。

如今的老达保，全村114户475人中，就有9位非遗传承人，其中国家级非遗传承人3位，原创拉祜民歌300多首，吉他200多把。扛住大山，扛住贫困，变劣势为优势，老达保的奋起让世界相信，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扶下，澜沧高山峡谷的深处，拉祜族缤纷的民族文化正以蓬勃的姿态，架起了跨越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桥梁，成为助推脱贫攻坚的主旋律。历史的长河中，通往小康的道路上，拉祜山寨脱胎换骨的变化，犹如一个历史的分水岭，标志着人类在严酷的自然和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又迈着坚实的脚步前进了一大步。

回到当下，望着俨然音乐大师的李娜俱，对她承前启后、技艺传承的良苦用心由衷感动。

等讲课完毕，李娜俱才走出来，热情跟我握手，拥抱，不停说看见你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我也紧紧搂着她道恭喜你又当选党代表。

李娜俱自豪地说，2012年，我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带去了一首歌，叫《感谢共产党》。“今年，我到了北京之后，我要向总书记报告，我们拉祜族群众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要展示我们拉祜族的文化。最近，我又创作了我们拉祜族的歌曲《幸福的时代》。”

我惊喜地看着李娜俱，李娜俱看出我的想法，随即唱给我听，歌声响亮，熟悉而亲切的拉祜味道，歌词大意是：“达保村寨好风光，有万千种蔬菜，让你馋，这里的青山青，水更绿，真是金山银山，茂盛的葫芦藤，孕育了拉祜儿女，南瓜西瓜茄子番茄辣椒，这里全都有，伟大的食物养育了全人类，欢迎四方朋友来做客观光，好吃好喝又好玩，千锤万凿采花蜜，这是幸福的新时代，是人类幸福的时代，朋友们，快来来享受感受吧。”

种子的力量

叶浅韵

纪念馆的墙壁上挂着西南联大校歌的简谱及歌词，每来一次我都要驻足仰视，有热血与热泪穿过字句在我的身体里翻腾。

在战火纷飞、国难当头的年代，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因为日军不断轰炸长沙，长沙临时大学兵分三路西迁昆明。师生们怀抱星火，长途跋涉，不畏艰难，先后抵达昆明，并受到昆明人民的热情欢迎，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一幅楼，一块碑，一间教室，一个小院子，一株梅花，它们在无声地讲述西南联大的故事。这些还存活的物件，它们见证过春城的光辉岁月。灿若星辰的大师不胜枚举：胡适、钱锺书、朱光潜、周培源、傅斯年、陈省身、赵忠尧、吴有训、赵九章、冯友兰、刘文典、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梁思成、林徽因……他们在这里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的奇迹，正是校歌中“中兴业，须人杰”的真实写照。

这一所最穷的大学，校舍简陋，饮食寒酸，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顾毓琇访问西南联大时，学生们在食堂门口贴了一副对联：“望穿秋水，不见贷金，满腹穷愁度旧岁；用尽心机，难缴饭费，百般无赖过新年。”横批“天官赐粥”。一些老师和家人要用手艺养家糊口，比如闻一多先生为人刻章，费孝通先生上街卖大碗茶，梅贻琦的夫人沿街卖米糕。米糕取名为“定胜糕”，坚定的信心和必胜的决心在小小一块米糕里，彰显无遗。

然而，就是这样一所最穷的大学，办学8年时间，却培养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这个谱写了新中国伟大历史的篇章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看过一粒种子在土地上萌芽的样子，以千钧之力，破土而出。联大的师生们在中国大地上播撒下最优良的种子，为国家的发展保存了实力。离开长沙时，当局并不同意师生们南下，时任民国教育部的王世杰拍了桌子：这些年轻人是民族的未来，不是你棋盘上的子！国民教育就像播种一样，种子破土而出时的神奇力量，我们在田土上见过，在西南联大师生们的身上见过。

这一次，我有幸有机会参加中国著名作家看云南活动，重走了西南联大线，尤其对“教育”两个字又重新审视了一遍，更是钦佩王世杰部长的教育理念。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百年树木，十年树人。只有把最优秀的资源配置到学校，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纵观这些年学子们毕业后的选择，许多人想去“钱权”得势的地方，去教育战线倒成了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我的心中不免难受，我一直在想，如果可以让我不重新选择一次，我一定要去学校里，做一名老师，教书育人，桃李满园。

一直觉得，人间有两块田，一块在地上，一块在心上，它们都是肥沃的土壤，等待一粒粒飘落的种子，给予阳光和水分，它们茁壮成长。长成花草，树木，长成庄稼、果实，长成村庄、城市。农民伯伯负责在土地上耕种，而光宗的人民教师就承担着在田土上培育种子的重要责任。一代又一代人在这两块田地里来回奔忙，造就不一样的地域，不一样的时代。

一个国家的兴旺，一个民族的振兴，教育应该摆在最重要的位置。然而，如今的大学校里大楼越来越高，能称大师的人却越来越少。巨大的物质欲望裹挟之下的人群，眼睛盯着盘中的利益，势如猛兽，快要淹没我们坚挺的脊梁了。那些铮铮铁骨下气壮山河的言行，那些为了祖国和民族大义身先士卒的学子精神，等待一代代年轻人去奋斗，去书写。我们新时代的年轻人更应该重温西南联大精神，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建构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将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命运相结合，让自己成为有担当、有责任、有自信的新时代主人。

多年以后，我得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走近西南联大的历史，风烟寂静处，当年的西南联大师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已经老去、死去。但他们的精神像黑暗中的一道光，指引我们前行。回首往事，才知道自己何其有幸，能在很早的时候就间接地吸收到这所大学的精气神。行走在春城，更是觉得这座城市有无比深厚的文化底蕴，因为这里曾经有一所大学，叫西南联大。这是昆明之光，云南之光，更是我们中华民族之光。

不久前，我遇到一个老亲戚，他已经退休多年，曾在某个乡镇的党委书记任上多年。那是一个闭塞的山镇，是真正意义上的“穷乡僻壤”，用“山高坡陡谷深，人多地少难耕”来形容，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我说，他现在已经有6个博士了，6个啊。他伸出6个手指，一脸兴奋。那一刻，时光在他的脸上，像是开出了教育的花朵。他曾经下大力气抓教育，后来人接过他手里的棒子，一个穷乡镇的教育一直名列前茅。如今，山高水清的地方，路也平坦了，人也富裕了，这是托教育的福啊。

我坐在西南联大当时的教室里，听雨，听历史。简陋的扶手椅子，形似宣威火腿，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火腿桌”，令我这个火腿之乡出生的人倍感亲切。许多故事像雨一样落下，仿佛大师们正在台上，激情澎湃，指点江山，窗外挤满了蹭课而来的学生。求知的愿望，像灯火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肥沃的土壤，种什么，生长什么。

云南日报文学奖
YUNNAN DAILY LITERARY PRIZE IN LITERATURE

第十三届

主办
云南日报文体科教中心
云南省文联 | 云南省作协
永仁县委宣传部 | 永仁县文联

投稿邮箱 baaaa789789aaa@163.com